# 暴虐学园上

红雪她不能相信自己会这么大胆竟然说出如此之说话，在这种乱交的派对里，若果没有穿衣服的话真的会没问题吗？ 但在这种气氛底下，她能明白到这是无可奈何的事实，虽然这种危险的感觉在她心里已响起警号，但是说出的话就像泼出去的水一样不能收回，於是她将脚提起，将半截裙脱下。 「一定要只剩下内裤啊，老师。」 「那样子再加上奶也红红的嘴唇，真正点呢。」站在红雪背后那班家伙，在乘她不备之际，静静地将内裤脱了下来。 就如除去羊皮的狼一样，全都露出了本来面目，有人就在她面前将自己的阳具玩弄起来。但是高格并没有阻止他们。每个人的家伙都恶形凶相的对着她。 「哎，今天你们都很努力呢！」尹爱她娇声地跟那些青年说，并用手替他们服务。 「高格真棒，这样还不够刺激吗？」 「哈哈，刚才跟音乐老师接吻后差不多已发泄了。」 尹爱已不能接上高格的说话了，因为她正在享受着饭后甜品，右手握着一个男孩的肉棒，另一只手则抚摸着另一个男孩子的阴囊，头部正忙碌着上下移动地替另外一个男孩服务，乳房拓荡有致。 「快些来这儿吧！」 「傻瓜，我要做第一个啊。」 保罗及永雄捉着自己那已坚硬无比的东西哭笑不得地等着，尹爱只有先替高格服务，两手则忙碌地替其他人解决。 第二天是星期一，需要回校上课，在上班途中红雪的心总是摇摆不定，身为一个教师做完昨天的事后，感到羞愧无比。不安与恐惧布满内心。今天回到学校后会有甚么改变吗？心中免不了有这种期待。 昨天脱完衣服后，只觉得下体的爱液已将内裤弄湿了，虽然极力抑制那股激动，但是那种湿的程度好像刚撒完尿似的，弄得内裤很湿。 想起来脸孔像火烫似的红了起来，而下体的粘膜亦开始不受控制，由内面分泌出大量的粘液出来。廿九年以来，这是第一次感觉到的，就算以前与自己最爱的人爱抚时，也未曾试过湿到这样。 她一直在怀疑，是否身体内流着淫乱的血吗？给高格用力的爱抚着，害怕一不小心就会给其他人侵犯，但是全身却升起一阵兴奋感，使她突然醒觉过来。 她下定决心一定要走，若再继续下去的话，不知会发生怎么样的事来。决定后立刻走出厕所。回到房中，看到那情形使她瞠目结舌，尹爱她同时替三人服务。 一人在尹爱之上，正在享受着她的口技，另一人的肉棍则在她的下体中抽送着，另一人则将尹爱的双乳夹实造成一条小通道，正努力地抽送着。好像一群野兽似的向着天空吼叫。 「老师，快些过来，我想早些插进你里面。」 「呜，我已忍不住了，给我来一下吧，我很想要啊！」 他们搓揉着尹爱的乳房，一面向红雪嘶叫，她吓得不知说甚么才好，只觉得门口虽然离她不远，也花了好一段时间才能夺门而出。 逃出去之后，她又担心，恐怕高格会愤怒，不知会对她进行怎么样的报复。来到学校门口的时候，红雪的心很乱，不知进去上课还是回家才好。 但是，她也曾努力地去尝试忍耐，她舍弃了身为一个教帅的自尊，扮作一个陪酒女郎一样，又替人点烟，又跟人跳舞，心想高格大概会明白他的苦衷吧。 想起高格给她的承诺，那是她唯一感到安心的地方。态起了昨天高格的说话。 「看我的样子也能明白，我是很守信用的。」 心中仍然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所听到的说话。进到职员室内，只见尹爱已与体育老师谈笑风生。 「早晨！」红雪向他们打招呼，体育老师立刻向她招呼，但尹爱只向她投以冷冷的一瞥，大概还为昨天的事而愤怒吧。当他们经过红雪的身边时，听到了他们的对话。 「那是很重要的事啊！你说高格他们是不良份子，但有没有真正的了解过事实真相呢。」 「那就没有了。」 「不行啊，我想在教职员会议中提出替这些学生改过自身，给你们看清他们的机会。请你考虑一下。」 「那我就与其他老师商量一下吧！」尹爱那一头长短适中的齐发，衬托她的脸孔，散发着一份自信，真不能想起昨晚她跟三个男学生，摇动着腰肢替他们口交的情形，若说出来别人一定以为她在说谎。 红雪越来越觉得不能了解尹爱。那样子与他们接触一定会很危险的，但是若果与尹爱反目的话，在学校中连一个可以商量的人也没有了。 她真想那些不良份子今天没有上学，星期一是高格他们那班的音乐课，她考虑到今天应用甚么样子对待他们。 但是在午休的时候，在三楼的走廊上遇到五六人在围着吸烟，其中有体格魁梧的永雄，高格及保罗也在一起。心脏如槌子敲打下去一样。背后冒起一阵汗。 以为能用平常心跟他们交往，但到目前为止她仍是不能做到的，逃走吧，她心想，趁他们还未看见他的时候最好了。但是此时却听到他们那种卑怯的声音在背后响起。 「哎┅┅你们不要吸烟嘛。」她清楚自己现在是甚么处境，为了看来镇定些，唯有笑着跟他们说。 「别的老师看到了不大好啊。」男孩们全都默不作声，只投向红雪一阵冷冷的目光。好像没有听见她说甚么似的继续吸他们的烟。 红雪用暗淡的眼神望向高格。他却望向同伴，歪嘴笑了一下，取出一支新的香烟叼在嘴中。 「怎样，老师，今天不给我点烟了吗？」跟着自己将烟点了，深深地吸了一口，再向红雪那漂亮的面孔喷了一口烟。 全部不良份子看到这情形哄然大笑起来。 「还作这种老人家的打扮吗？昨天那种情感衣服比较好，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」高格从头到尾地打量着她。 红雪她经常都配合自己教师身份而打扮，将长发蓄起来，只施以淡淡的化。 「这女人真会撒谎。」红雪好像打败仗一样，全身感到脱力。心想她没有想错，果然会向她报复。为了忍藏自己眼眶中的眼泪，小步向外面走去。 放学之后，红雪作最后的巡逻，在音乐部的活动之前，想到社会科教室去找尹爱。 「哎，找我有甚么事？」尹爱的手指叩在台上，带着不耐烦的口气问。「我是很忙的啊，你也看到的，还要预备教师们的研究会呢。」 「对┅┅对不起。」她觉得自己理亏，故此不敢再说甚么。手指在键盘上胡乱地敲打着，看来也有板有限，以未有练习过的人来说可以说是做得不错了。红雪认为这就是所谓的新派教师吗？年龄只差四年，但红雪她却是古典派教师的典型，以她看来尹爱就好像是外星人一样奇怪，为了满足自己的肉欲与不良学生们搅在一起，而在学校却努力地工作。以红雪来说是绝对做不到的。 「尹爱你┅┅还在为昨晚的事耿耿於怀吗？」尹爱没有理会她继续打字，那侧面一点也看不出一点淫态，连红雪也觉得她很漂亮。 「我对在中途中不出声回家而道歉。」 「是吗？」 「┅┅很害怕啊，在那种气氛底下，我以为身在梦中，想请问一下，高格有没有发怒呢？」 尹爱睨视了红雪一眼，将转移转向红雪。 「不妨坦白跟你说，事情比聚会前更糟」 「喔┅┅！？」 「我已给你忠告了，他们是讲求义气的，悔言背信我真的不知他们会怎么做，你跟他们说会给他们看裸体，而他们亦真的相信你，但你竟会破坏约定┅┅」红雪的心中浮现出不安与绝望。 「我已失去我的立场了。我是替你保证与他们搅好关系的，现在弄至这样，之后┅┅也许会很麻烦呢。」跟着尹爱深深地叹了一口气。 尹爱为了取得他们的谅解，三支疯狂而坚硬的肉棒在她身上磨擦，沾满了白色的精液，红雪想到这种光景，眼睛即时红了起来。 「我真的拼了老命去干啊，请尹爱你谅解，那已是我的极限了，而且┅┅脱了衣服之后┅┅」 「不要像小孩子一样吧！」廿五岁的尹爱望着已吓得呆了的红雪。 「那些衰鬼喝过酒后，当然会希望有这样的服务，红雪，你要说的只是这些吗？」 红雪根本搭不上口。 「不要胡思乱想了。给他们吃点豆腐的代价，他们便不会再来打扰了，这样的约定┅┅就算那些衰鬼做些色情的事，也不用吃惊吧！」 「但、但是┅┅」 「很快乐的啊，你既然转到我们这所学校，应该能够适应吧，而且那么激烈的性爱过后，人也会变得漂亮些。」尹爱的眼睛散发出一阵妖艳的光芒。 「而且你还没有男朋友？那儿不是真的很空闲吗？不错嘛！」红雪好像被催眠了似的，开始丧失自信。心中猜想她说的是否有道理，怀疑自己是否太过古扳了。脑中开始混乱起来。 「为人为到底，那我再替你多弄一个机会，今晚八时到我家吧，继续昨天的游戏。」 「太，太困难了。」 「不要再推搪了，这是最后的机会了。」 「但是┅┅太难了，不行的，尹爱。」 她却没有理会红雪，於是只有答应了。 晚上八时十五分，红雪还在自己的家中，职业上的理性，再加上理智战胜了，决定不会再去尹爱的家去。这时电话响起来了。 反射性地她站起来，想一定会是尹爱了。 对尹爱她只能说声对不起，她绝不会那样作的。虽然是约定了，而可能会更加使高格愤怒，这次更可能连尹爱也会与她敌对起来。但是绝不能就此而认输的，这一定是神给她的考验。 就算怎样也要忍耐下来，既然踏上了这条教育者的道路，发誓要将这班学生教好，若有勇气及热情的话，一定能够接受神的挑战的。之后会更加害怕，心中想起这件事不免有一丝不安感，这时想起郭浩辉。这是她所爱的男人的名字，巳有三年没跟他见面了。 那是令人触目的明日之星，不幸地因为交通事故将音乐生命断送了，手指的腱带断了，之后便失了踪，大概想将这件事忘了吧，因为出走之时留下了一封信给她。 之后，红雪将儿女之情抛弃，全身投入於教育之中，等待郭浩辉再次出现在她面前。在他失踪的三年间，若说没有肉欲的希望是骗人的，尤其在经期完了之后，身体上的需要更加强烈，但对郭浩辉以外的男性她是不会抱的。红雪将自己首次交给他时是在廿三岁的时候，交往二年之后，便将处女之身交了给他。二人以后虽维持着肉体关系，但是那是很自然的事，并不是刻意地去做的。 最初，红雪认为性爱是一件痛苦的事，渐渐地两人的爱更加浓厚，加上肉体日渐成熟，身为女性的知觉醒了，最后相当沉醉在那种欢愉之中了。 之前，她是一直希望能够等到郭浩辉回到她的身边，她亦一直认为他会是她的最后一个男性。这么贞洁的红雪，那时受到高格那热情的爱抚，以及手指触及那神秘的地方，令她湿起来的狼狈样子，那是在郭浩辉以外，一直未曾受过别的男人的吻及触摸身体任何地方的，但是却给高格的爱抚技巧而弄翻了。 那种热情而湿润的接吻，手指那性感的爱抚，与郭浩辉的手法是不一样的，红雪她的身体还为这吻而绞痛起来。而尹爱的说话而言尤在耳。事实上，红雪为那沉睡中的官能感觉而害怕起来，那不是身为一个教师之本能，而是身为一个女性的感觉，是绝不能去尹爱的家。 第二天，红雪上课一小时之后，在她的职员桌上有一个白色信封，心中感到一份好奇心将信封打开，里面有三张相片。 「这┅┅这是┅┅」 血一下子冲上她的脑袋之中，那是红雪与高格热情地拥在一起跳舞的照片。是甚么时候照的呢，上面还印有日期，她心里也很清楚，瞬间她也明白发生甚么事，她紧咬嘴唇望着那两枚照片，一张还穿着衣服，但另一张则是高格将她的上衣扣子解开，用手在她胸上搓揉时的照片。看到自己那些照片，也觉得很淫猥。刹那间，在她美丽的脸孔上泛起阵阵红潮。最后一张照片则是高格将头埋在她的胸前，衣衫不整的照片。 看到这儿，她已像脱力了似的，照片上的她将头向后仰，黑发散在肩头，眼睛闭着，双唇微张的表情。 连站也站不稳，这些照片绝对不能给别人看到，若给其他人看到她与这些不良学生的样子，前途就会幻灭了，以后便再也不能当教师了。她将那些照片放回信封之中。 其中还夹着一封信，写着：「怎样，照得很清楚吧，我与老师看来好像一对恋人一样，想起那时的热吻，连我的家伙也热了起来。那么强硬的红雪老师，将我的口水吞下，摇动着腰部来配合着我，而且任我抚摸，那种感觉我是一生都不会忘记的。 明白吗？那时你已经完全忘我了，而且还跟我有约定。但是我不容许你下次再不守信用，对於我这么温柔的人来说是绝不宽恕的。 觉悟吧，将我们的仁义踏在脚下是多么的重罪啊，今天放学后到仓库来。至於答覆，若果应承的话，则将胸前三颗扣子解开，那还不够，还要将裙子拉高才行。 若果不答应的话，我就会将这些照片散发出去，还放出风声说你跟我们搅这些乱交派对，尹爱老师亦会帮我们的，那么明天便会在全校流传着你是怎么样淫荡的女人。 请相信，我一定会将这些照片交给校长的，我是认真的，做不做随你，那是我们的信条，我等待箸今天的音乐课。」 红雪在中五e班上课时，全身冒着冷汗，高格他们坐在课室后面，怀着不怀好意的笑容望着她，这情形使她心如鹿撞，连教书也不能集中。使到那些不良份子更加向她嘲笑。 「干甚么呀，老师，今天时常都心不在焉似的。」 「生理中吗？」他们继续防碍红雪上课。 因为红雪没有显示出yes的答案，所以他们更加变本加厉，而在其他学生的眼中，今天她确实有点儿古怪。 「很热吗？为何全身都是汗呀？」 「学校真孤寒，连冷气机也没有。」 「站在通风一些的地方吧，会好点儿的，老师。」那些不良份子不停口地说道，视线全望着她那纯白的恤衫上。 雪白的手指弹在那名牌钢琴上，她想伸手将衫扣扣开看看会怎样，吞了一啖口水，肩膀震了一下，浓眉深深地锁在一起，但在他们的眼中来说却很性感。 「很难忍耐呢，很像工藤静香呢。」她与那偶像歌手年龄差很远，但眉眼间那股不时漂出的官能美，看来真的很相似。 「是吗，不知为何今天真的很热，」红雪看来已被迫屈服了，而高格则露出胜利的表情，与同伴击掌起来。 「对不起┅┅那我让身体凉一下。」跟着便将胸前的钮扣解开2粒，露出了那雪白的肌肤。最前排的学生看得连口也合不起来，女老师的胸部若隐若现，而女学生们则投以嫉妒的眼光。解开二颗扣子后，红雪停了下来，真的不能再解开第三粒了，否则内衣便完全露了出来。现在已给看了大半了。 但是高格他们仍不放过她。 「干嘛，老师，再脱一颗会更凉快啊！」 「哎，中途停下来真讨厌。」保罗发着古怪的声音说，红雪低着头，有些头发散了下来，雪白的脸孔上已变得红通通的。 学生们窃窃私语起来，不能明白为何老师会表现得如此奇怪。以前她都会理智地不会理会那班人，无论怎么样的打扰也会很热心地继续授课的。 红雪在无可奈何之下将第三颗扣子解开。 「为何┅┅今天如此热呢。」她用如蚊叫般的声音说。现在连乳罩也能见到了，雪白的肌肤露出来。 「哇，真很难忍啊！」 「不能相信原来老师是用白色乳罩的。」她的乳房高高的挺着，梦幻似的深沟也现了出来，纯白的胸罩上有漂亮的刺绣，使那些男生们十分兴奋。 「嗤，若有带照相机来便好了。」有些学生看得舌头打结，而话也说不出来，而女学生们也因红雪的美貌而发呆了。 跟着红雪便继续授课，以那种形态讲课，学生们谁也听不入耳，他们只是将目光望向她的胸前，憧景着女老师乳房的形状及尺码，及在胸前的那种感觉，不能忍耐的稼伙，也有在椅子下面自己解决的也有。 「很热啊，老师，为何不将裙子拉高让风透入呀？」高格的说话就好像命令一样，使红雪不能拒绝，她真的是不知如何是好。 现在为止，所做的事也已够她羞愧一辈子了，若果再要将裙子拉高的话，她是做不到的，她只是停了一下，高格愤怒的声音便响起来。 「喂，你究竟有没有听到我说甚么？」一种破灭的予感在她心中油然而生，若果不听他的命令的话，那些照片及那些没有根据的流言就会传得满天飞。 「是，是吗，那试试看吧。」她走出教坛，在那班学生面前，闭起眼睛，将那条格仔裙拉起来。像羊脂一样的大腿露了一部份出来。她感到在授课中竟做这种事，真是不知廉耻。 只拉起少许裙脚，脚也震起来，那线条美丽的足部，令学生们产生一阵叹息之声，长长的双腿在人们面前展露出来。 「再拉高些啊，要看到屁股为止。」那些不良份子笑着怂恿着。红雪深锁着双眉，带着恨意的眼光望着高格，那种愤怒得好像要杀人的表情，看不出她曾让学生抚摸她的神秘地方，这时有些女学生看得连面也红了起来。 红雪怀着激烈的羞耻心，再将裙子拉高，大腿完全露了出来，纯白的胸围及那象牙色的大腿，使教室内沸腾起来。 「再高些，老师，直至看到内裤为止。」 「是啊，老师，给我们看一下吧。」学生们全都涌到前面来。富有弹性的大腿露出来后，而最神秘的地方也就快看到了，肉色的袜裤内清楚的看到是一条纯白的比坚尼内裤。 那只是一瞬间的事，很快红雪使将裙子拉下，下腹那贲起的小的，使几个学生就这样在裤子之内爆发出来。 受到学生们的威胁而在授课之中露出自己内裤及胸罩的红雪，在那堂完了之后，坐在音乐室中震着肩头饮泣起来。 她已激动得不能再站在教坛上讲书了，但幸运地跟着的四小时内她都没有课。而且刚刚做了那种事也不知如何去对学生。完全失去了做一个教师的威严。 今日的丑态，很快便会在学校中流传开来，将会被人指点成为淫荡的教师，她若於在课堂中时常要受高格他们的气。 有音乐界圣女之称的她，时常被同业笑称为美丽的公主，现在却受到这样的屈耐，转到这所职业学校，首次感到后悔。 时常受到那班人的侮辱，若果在以前的那间学校，一定不会受到如此对待，难道一直要受他们玩弄至死吗？ 此时，红雪想到，这些人的要求不会就此算教的，他们一定还会有其他要求的。而且那封恐吓信写着放学后要她到仓库之中，恐怕会受到他们轮奸了。那班人一定能做出来的。 她想起尹爱含着那些丑恶的东西时的情景，是不能令那班衰人发怒的┅┅。在红雪的脑中是这样子想着。难道想做一个好老师就要这样仿吗？四小时过后，便是午休了。 红雪决定了，放学后立刻递辞织信。校祭音乐节就快要举行了，想起音乐部那班成员心中不免隐隐作痛，但是若要成为那班人的性奴，她宁愿失去教师之职。 中途退职对一位教师来说是极之不负责任的举动，再次进入其他学校的话名声也不会好，而她亦不打算再在外面教会，大概会去教小孩子弹钢琴吧。 红雪到校长室去说想早退，并且说出要辞职的要求，这消息使校长吓了一跳。晚上校长给她，叫她再考虑清楚才说，还说若果不留在学校的话，他便会失去一个好帮手。 而教育委员会亦给她电话，说对教育界来说是一大损失等等。在校长询问她辞职的理由时，她不敢说出高格的名字，既然要退职了，就要保留最后的自尊，对那班人的刺激及照片的事，只是感到讨厌而已。 第二天就更麻烦了，学生们很多都打电话到她家中，要求她不要辞职，要她快些复课，而同僚们除了致电外，更有直接到她家商讨的人，而音乐部的成员更在她门口哭泣起来。 红雪心中起了很大的波动，现在才明白到在他们心中的重要性，而且很奇怪，那天在班上的脱衣节目并没有在学校内流传开来。 那五年e班的学生更打电话来，叫她快些去看医生，在这样热的天气很容易会病的。更透露说高格真的是喜欢她，故此才在上课中时常打扰，听到你不再来上课的时候，立刻沉寂下来了等等。故此，二天之后，红雪开始动摇起来。 但是，虽然每人都在鼓励她，但这并不是一个人可以解决得来的问题，身体的体力渐渐复苏，再一次努力的感觉又回来了。 第二天的深夜，使红雪辞职的罪魅祸首，高格终於打电话来了，她以为高格会恐吓她，所以声音很微弱。 「老师真坏啊，我们这么需要你，难道不知道吗？我们已反省过了，绝对不会向校长说些甚么的。」 「我┅┅也没有向校长提及你们的事。」为了不要使他们误解她告密，只有解释清楚。 「呼，我知道的，大概是班上有人告密吧，但算了，是我们不对，那老师，不要辞职吧，我们全部人都是你的拥护者，我们不会再次要胁你了。」 完全不同的态度使红雪感到迷惘起来，不能下判断他的说话能否相信。唯一的办法就是再探索一下。 「我┅┅还破坏约定，你不怒吗？」 「啊，是关於昨天叫你去仓库的事吗？」意外地高格十分坦白地说出这件事。 「事实上是想请你听我们刚组合成的乐队歌，因为还唱得不好，文化祭时又需要演出，很配嘛，所以想请你给我们指导一下。」 「真的？」她感到十分好奇。 「是真的啊。」 「我真的不知道，对不起。」 「算了罢，我们因为太着急，所以在写信时词不达意，而且当时正气在头上，所以胡乱写出来，并不是认真的，关於那些照片，当没发生过吧。」听高格的口气，一点也不似说谎。 红雪心想难道误会了他们吗？想到这儿只觉鼻头一酸。 「我们不是想威胁你，只是做了傻事而令人辞职很过意不去，老师你快些回来上课吧，那约定明天见好吗？」 「明天？」 「是啊，跟我们喝杯茶吧。」 第二天的黄昏，她照约定到指定的餐厅去，就照约定一样，他们将照片的底片交还给她，他们在她面前将底片烧了，而红雪亦相信了他们。 就这样，红雪的勇气倍增，觉得来了真好，烦恼一扫而空，校长叫她在一周内给他一个答覆，那她也决定明天回校上课了。 他们更在一张纸上，写着自己如何后悔对红雪开玩笑，而且发誓以后不再开这种玩笑，三人更在信未签上自己的名字。 红雪忍不住想哭起来，他们竟然会写下这种悔过书，心中免不了对高格有些赞许。而且他一改以往作风，并没有像以前一样在红雪面前吃烟，而且连坐着也是直着腰，一张严肃模样。 「我们只是一些粗人，为了引起你的注意，故此做些无意思的事，就请你原谅我们吧。」 红雪听到他这番说话笑了出来。叫他们不用担心，她并不是一个记仇的人。 现在她明白到学校并不是想像中那么坏，心中那丝不安已开始消失了，同时对自己无端端地害怕自己的学生而感到愚悔。 跟着高格提出不如喝一杯庆祝双方之间的谅解，红雪起初不肯，但敌不过高格再三要求，而且他答应红雪真的只喝一杯便算，故此，她便跟他们一起去了。 一杯喝完后，红雪经不起他们的再三要求便再多喝一杯，突然一阵睡意侵向她。 「没有女人能逃得过我的手掌的。」原来那间店的老板也是他们的一伙。他站在吧台内向着他们微笑。 那买入咨意地将手放进她的衣服内抚摸，还一边高兴的喧哔着。 「哇，真的是一个好女人，看不出已廿九岁呢。」他们用淫猥的眼光望着她。她还是穿着很正统的衣服，白恤衫粉红裙子，一看便知是一个正派的老师。」 「一看便知龙与凤了，但骨子里却不同」 「你明白吗？老板？」 「当然啦！我比你更有欣赏女人的目光！」 这儿是高格他们的总部，已有十人以上的女孩在这地方失身了，老板的房间就在店铺后面，他们的手法是将女孩子灌醉后，拉到后面的房间加以强奸，而对於那些不喝酒的女孩，则设法哄骗她们到此，然后强行拉到后面的房子里再进行强奸，他们通常都是利用这间铺子来进行这样的勾当。 就算是尹爱，最初也是在这店子后的房间内被他们轮奸的，原因是这免的老板看来很像是正派的人，长发时常蓄在脑后，嘴角永远挂箸笑容，不知道原来他是一个黑社会的人。 就算是红雪来到店子的时候，见到店内的格局也禁不住赞叹起来，那时高格已知道她的计划成功了。 「好了，将她抬进去吧。」后面房间传来了保罗的声音，当他见到红雪睡着了的样子时，开心得高呼起来。 「没时间了，快些抬她进去。」对於扶一个睡着了的人进房是一件极之困难的事，通道又窄，好在有身形高大的永雄，很快便能将地抬了进房内。 那是一间百多大的房子，房间内铺了一张被子，巳不知有多少女孩在上面哭过了，墙角还放着一些绳子以及电动阳具等玩意。 「这地方真方便。」高格怏怏地说，他们是要将红雪的样子摄下来，所以一早便预备了照相机等工具。 「嘻嘻，你要多谢我们啊，这计划是我们想出来的呢。」 「那需不需要用血来还给你们啊！」 「年纪虽然成熟，却不会看人。」高格用脚踢一下睡在地上的红雪。 「哈哈，但这也不错啊！」 永雄及保罗望着躺在地板的红雪，想起那天她在课室的样子，不禁心中痒痒的。 「真忍受不了，这么成熟的肉体。」 「不要多说话了，将裙子脱下来吧。」 「那我先来了。」保罗急不及待地将红雪的恤衫除下来，其他两人紧张得口乾起来胸前的扣子除开后，露出她那身雪白的肌肤，乳罩是粉红色的半杯式，乳沟深深地现出来，十分之引人入胜。 「真棒，今天没有白干了。」 「跟高格一起真没有错。」 望着那高高隆起的肉球，三人禁不住吞了一下口水，永雄禁不住伸手将那肉团握实。胸罩将肉团迫在一起，使那种感觉十分弹手。 「真棒，这女人十分正点。」 「给我试一下。」保罗也禁不住要摸。 二个男孩争先恐后地搓揉那两团肉。六只手不停在身上抚摸，淡红色的乳头已硬了起来。 高格望望腕表，安睡药的时间大概能维持一小时，已经过了十分钟了。 「不要再乱来了，快些脱光她吧，快些忍耐一下，你们今天休息一下不用辛苦，明白吗？」 通常他们都会将猎获物平均分配，但是今次高格却要将她据为己有，因为这是一件高级物品，故此高格先要享受，而且他是他们之中的头子，其他两人虽然心心不愤，但却唯有忍耐下来，不作甚么反对。 高格不待他们说甚么，将自己的衣服脱下来，永雄虽不服气，但仍然喘着浓重的气息，替红雪脱衣服。 他将红雪的衣服一件一件的脱下来，直至一件不剩，红雪的身体比想像中还要丰满。在他们的眼中，比尹爱的身体更加可爱。 闭着眼睛的红雪做梦也想不到会被这班不良份子抱了。 她的胸部虽然比尹爱的小，但形状看起来很漂亮，刚好一掌之满，那是高格最喜爱的形象，他从后伸手在双峰上的红梅上搓揉着，保罗将她的头发放下，那头长发像黑绢一样地散在肩头，高格看见这情景已经兴奋起来，肉棒膨胀得跳。 那些男孩的视线全都落在她的下半身上。永雄更忍不住伸手按下去，红雪的纤腰只有廿三，看起来很脆弱似的，腰部跟屁股却形成一条流线型的美态。 高格对她的印象最深了，脱下衣服的她与有衣服是两个人一样，对着这具美丽的胴体，任何人都会垂涎三尺，而两腿之间的中心部份，任何男人都会想进入去。 「快些，没时间了。」计一计时间已过了卅分钟，剩馀的时间不多了。看红雪的样子，不能说是强奸，只能说是和奸。 高格因为心中对红雪有一份内疚，故此，不准其他将她轮奸。他只许他们用手去摸，这也使红雪面颊通红起来。保罗更将头埋在她两腿之间琛深地闻她的味道。永雄更用舌头去舐，他们用手紧握着她的乳房，鼻子则不停在她的下体乱嗅。红雪虽然睡着，但也给刺激得连声呻吟。 「她很敏感呢，下面的小肉粒也硬起来了。」 「哇，这家伙竟然湿得漏出来呢。」